

11國藝術家詮釋女性



▲參展作品《我是誰？》  
本報攝

【大公報訊】記者韓墨林寧波報導：「紅了綠了——國際女性藝術展」日前在寧波市文化館舉行。本次參展的女性藝術家分別來自美、英、法、德、日、韓等十個國家，在國籍、年齡、文化背景等方面具有強烈差異性。作品並不標註姓名，惟一的指向是作者的女性身份，通過觀點的互相碰撞與多樣化的藝術探索，構建出女性在不同社會形態上的身份認同。

記者看到，參展作品多以女性身體形態為主題，但並不迎合社會對「女性之美」的普遍認同，即漂亮的臉孔和優雅的胴體，藝術家往往選擇獨特而富有張力的角度，並配合與之相融合的光影，把女性作為唯一的光源和着重點。畫中女性或優雅、或孤傲，甚至只體現一個眼神或動作的切點，但其中蘊涵的性別意識極端強烈，以深刻的藝術實踐來發出女性對社會的「另一種聲音」。

著名藝術家蕭也介紹說：「我們身處一個否定的時代，這個力量摧毀了幾千年來人們精心建構的文化大廈，而我們剩下的是遍地的碎片、滿眼的殘磚破瓦。而藝術家們所能做的、就好像只能是撿拾和玩味那些碎片；藝術表現的碎片化、觀念的異化與反藝術化就成了這個時代的藝術特徵。」

本次展覽，正是要讓藝術家和觀者感受到「試圖走出碎片區的憧憬」。蕭也表示：「人的個性中同時會顯現一種普遍性，本源就是人性中對美的永恆渴望。它雖然可能一時被扭曲、被遮蔽，甚至被粉碎，但仍有復原與重生的可能；人之本性就是永遠向前，如此看來、超越目前的藝術狀態就是一種必然。」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參展作品「所散發出來的還只是一束微小的閃光，但這光也許是信號光。」

芥子園畫譜重組元素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黃悅報導：《芥子園畫譜》是清朝的一部著名畫譜，詳細介紹了中國畫中山水畫、梅蘭菊竹畫及花鳥蟲草繪畫的各種技巧。本地藝術家謝健華運用國畫、書法、攝影等不同形式，把《芥子園畫譜》內的元素重新組合。「芥子園奇想」謝健華作品展正於精藝軒畫廊展出，展至本月三十日。

生活經歷融入古畫

謝健華一九六七年出生，目前在深水埗的工作室從事攝影創作。這次展出的十八幅作品和他之前的作品有很大差別。「以前我都是創作攝影作品，這次把攝影融入繪畫、書法中，創作了多媒介作品。」謝健華說。

謝健華非常喜愛清代的水墨畫，所以以《芥子園畫譜》為藍本，用了三個多月時間完成了今次展出的作品。「作品中的樹、花、魚等都是一個個符號，這些

符號代表現實生活中我遇到的人和事。」謝健華說：「把自己的生活和經歷與古典畫相融合，酸甜甜辣盡在其中。」

創作中謝健華運用了照片、油性筆、彩色鉛筆、毛筆等材料，並用夾板代替紙張呈現作品。「夾板的粗糙感與作品很匹配。」謝健華說：「粗糙中帶精細，有一種自由的感覺。」

工作場景現身作品

「這些作品都是我對日常生活思考之後的釋放。」謝健華說。作品《盈趣翩翩》中雖然有山有樹有鳥，卻表達了藝術家的孤獨之感。「畫中的樹、鳥都是形單影隻，孤獨地看著周圍發生的事。」謝健華說。

但不難發現，是次展出的大多作品中都有太陽的元素。謝健華解釋說，生活中難免會遇到不順心的事，希望大家都能像太陽一樣，樂觀面對遇到的困難。



▲作品《妙筆心畫》，太陽代表了遇到困難時的樂觀心態



▲作品《妍然》表達作者當下的的心情，「妍然」二字也互相押韻



▲作品《逸悅巨山》中的山、樹、魚代表藝術家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



▲謝健華把孤獨感融入作品《盈趣翩翩》中 本報攝



▲《芥子園之壽山拼盤》中的七塊石頭就如排列整齊的七件壽司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海派京劇藝術分享會晚上七時三十分於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 「紀念紅線女逝世一周年暨粵藝研修學會成立五周年演出」晚上七時三十分於高山劇場劇院舉行。
- 粵劇《覆水難收》晚上七時三十分於高山劇場新翼演奏廳重演。
- 「暗中作樂」音樂會晚上八時於九龍灣國際展覽中心舉行。
- 「復仇者聯盟2：奧創紀元」大型人偶展覽於銅鑼灣希慎廣場展至五月十日。

藝術賞析

Culture and Arts



▶舞步合拍整齊，切合名校追求完美的校訓

◀演員載歌載舞，嚴肅題材變輕鬆



音樂劇 演活名校競爭

何俊輝

葉遜謙導演的Theatre Noir音樂劇《我（不）完美》，描述名校內的劇烈競爭，從陳美莉寫的劇本與黃明樂填的歌詞中，可見角色或多或少具動漫色彩，加上夢幻奇情的場面、妙趣橫生的大門法，再加上把劇中的名校名為「葛萊威爾學院」，並以「蘭迪」、「安妮」等西方名字為學生們命名，大小朋友就易被台上略帶「哈利波特」風格的戲劇元素吸引，不會覺得題材過於沉重而減低追看慾。

夢幻奇情 妙趣橫生

愛德華校長（何遠東飾）要學生們做到高效率、高智商和高成績，並把學生分成精英班和次一等的特訓班，便反映現今香港眾多學生不能輕鬆面對學業及從小到大都要承受成績、等級帶來的壓力，而校長任意把夠資格讀精英班但他看不順眼的蘭迪（黃思豐飾）降級到只能讀特訓班，並無情地說：「這個世界有公平過咩？」則使筆者感到校長那大權在握的威嚴能在很多公司的老闆中找到。

特訓班的布蘭多（林芷沿飾）替蘭迪頂罪，他指犯規能惹來父母的關心。現實中確有父母不是忙於工作便是迫子女交出值得自豪的成績，漠視子女的感受與想法。校長迫犯規的布蘭多背誦接近二千條校規，表面上是誇張笑料，但亦是不探尋學生犯錯原因的僵化之舉，而背誦亦使人想起背誦考試標準答案及默書，於多了活動教學的香港教育制度中仍然存在。

精英班學生法西斯（李正道飾）透過《精英的權利》的歌詞道盡他對特訓班同學的鄙視，愛鑽研電腦技術的阿嘉莎（王靜文飾）與愛發明新東西的摩亞（黃如妹飾）被嘲為怎也及不上喬布斯與愛迪生的偉大成就，使人想到在急功近利的香港社會裡，從事科研、藝術或其他薪金低、欠支援、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的職業，往往受人白眼。特訓班中的布蘭多被指為懶惰、貪睡，而自

稱成績好的蘭迪則好像沒有什麼長處，當特訓班四人要尋回完美之星獎座以獲校方重視時，這兩個男生便爭吵、決裂。可惜編劇沒用一些具視覺效果的情節交代如何「懶惰、貪睡」與「沒有什麼長處」，亦沒用一些具體的情節表達到有缺點和遇挫折的人也可在社會中有用處及得到成績成就以外的滿足感（僅有一句涉及男生幫女生搬東西的歌詞體現人總有用處），於是對兩個男生的刻畫便顯得粗疏、模糊。有歌詞寫阿嘉莎貪吃和肥胖，觀眾既不覺得她像校長般胖，亦不見鑽研電腦技術如何貪食吃緊扣及為她帶來什麼挫敗、啟發和希望。摩亞發明的一輛機械車，看來只能成為吸引觀眾目光的噱頭，車的功能、特色不但未能使觀眾留下深刻印象，更對尋獎座的劇情推進無幫助。

▼音樂劇《我（不）完美》，描述名校內的劇烈競爭



完美星人（何遠東飾，跟校長同樣對學生盡展權威，但演得比校長風趣，造型亦較校長誇張）出試題考學生的頭兩段戲引人入勝，當中「3.14……」後的無數數字考起向來自滿的法西斯，他愈拚命找出完美答案，就承受愈大的挫敗，觀眾隨著李正道把夾雜雜糅與慌亂、無力感的角色困境演得有血有肉，能深刻體會到世上沒有完美，要活得開心就別為完美鑽牛角尖；布蘭多與特訓班女生面對「1+1=?」的問題時不答「2」而說出多個有創意的答案，可惜完美星人堅持「2」才是正確，反映香港社會無論是教育制度和職場，仍重視規範的遵從多於創意的啟發、實踐，至於考試失敗者被當作是垃圾的戲，則好比現實裡學歷不高、失業、拿雜役的人往往遭受歧視或生活得困苦。

蘭迪與精英班學生安妮（何穗盈飾）相戀，完美星人卻迫二人在試場大門法，可是那個鬥鬥的鬥法場面在爭取獲勝的視覺效果和戲的意義上，教觀眾摸不着頭腦。其後校長忽然取代完美星人，並竟宣布「之前的戲份只是一場夢，校園從此不用追求完美而可容納不完美」，在欠缺轉變過程的鋪敘下，觀眾自然感到突變得突兀。

載歌載舞 場面輕鬆

《我》劇有相當多詞歌詞寫得精警、易共鳴和值得回味，如「寧願做名校嘍囉，都唔好做普通學校嘍囉精英」便一針見血地嘲諷很多家長與老闆對普通學校心存偏見，而「假使獨身一個，光輝得到會否慶賀」，則帶出追求成績成就的過程可能要犧牲友情、愛情或親情，令人聽得感慨。

何遠東的角色糅合了威嚴與幽默感，使人看得舒服及感到美妙，他跟台下小朋友交流時又懂隨機應變地觀衆席的氣氛帶動得熾熱；林芷沿把敢作敢為、反叛、頭腦靈活和活在當下的布蘭多演得入型入格，令這角色比刻畫、演繹效果較平實的蘭迪好看；眾演員一起載歌載舞時，唱、跳都充滿拚勁，舞步合拍整齊，切合葛萊威爾學院追求完美的校訓。

（圖片由Theatre Noir提供）



▲演員以歌舞表現學生的學習壓力